



淮南鴻烈解

四

1793
4



仁
卷
4

此篇太段以
弱為強以柔
為剛以晦為
明不歸乎外
而求之內不
必勝入而能
反包以淵黑
為道而天下
服之為應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二

漢河東高誘注

道應訓

道之所行物動而應考之禍
福以知驗符也故曰道應

太清問於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弗知也太清

元氣之清者也元氣之清者也又問於無為曰子知道乎無為曰

吾知道無窮無形也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為曰吾

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弱

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

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此吾所以知

道之數也太清又問於無始曰無始未始有之氣也鄉者吾

淮南鴻烈解

應道訓士卷

問道於無窮曰吾弗知之又問於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為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吾所以知道之數也若是則無為知與無窮之弗知孰是孰非無始曰弗知之深而知之淺弗知內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粗太清仰而嘆曰然則不知乃知邪知乃不知邪孰知知之為弗知弗知之為知邪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

以前是二胃
後應奉其事
証以老言至
終篇皆不出
剛柔強弱晦
明等意

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老子曰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也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以微言白公楚平王孫太子建子勝建見殺白公怨而欲復讐孔子不應知白公有陰謀故不應也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中何如曰吳越之善沒者能取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菑菑澗齊澗澗水名敏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菑澗齊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謂不可誰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不以言言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夫淺知之所爭者末

此是一証全
要收歛深藏
之意

矣白公不得也故死於浴室楚殺白公於浴室之地也故老子
曰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吾知也白公
之謂也惠子為惠王為國法惠王梁惠王已成而
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以
示翟煎曰善惠王曰善可行乎翟煎曰不可惠王
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對曰今夫舉大木者前
呼邪許虎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
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
有禮不在文辯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
之謂也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田駢齊臣王應之曰寡人

此見法術不
必用

所有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願聞國之政田駢對
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為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
可以為材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已
雖無除其患害天地之間不合之內可陶冶而變
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此老聃之所謂無狀之
狀無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問者齊也田駢所稱
者材也材不及稊林不及雨雨然後材乃得生也雨不及陰
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道者未之由生之本也白公勝得
荆國不能以府庫分人七日白公篡得楚國貪其材積七日石乙
入曰石乙白公之黨不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

即和光忍辱之意能忍故能勝人

能予人不若焚之母令人害我白公弗聽也九日
 葉公入葉公楚大夫子高自乃發大府之貨以予
 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擒
 白公夫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也不能
 爲人又無以自爲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齋也何
 以異於梟之愛其子也梟子長食其母故老子曰持而盈
 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趙簡子以襄
 子爲後董闕子曰無卹賤今以爲後何也董闕子趙氏臣
 無卹襄子之名簡子曰是爲人也能爲社稷忍羞
 能忍耻也異日知伯與襄子飲而批襄子之首大

道不可以外

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爲社稷忍
 羞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知伯圍襄子於晉陽襄
 子䟽隊而擊之䟽分也隊軍二百人爲一隊分䟽隊卒擊之大敗知伯
 破其首以爲飲器飲溺器榘榼也故老子曰知其雄守其
 雌其爲天下谿齧缺問道於被衣齧缺被衣皆堯時老人也被
 衣曰正女形壹女視天和將至攝女知正女度神
 將來舍德將來附若美而道將爲女居憇乎若新
 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繼以雙夷雙夷熟視貌
 被衣行歌而去曰形若槁骸心如死灰直實
 知不以故自持墨墨恢恢無心可與謀彼何人哉

淮南鴻烈解

道應訓十二卷

三

持盈故能勝

故老子曰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趙襄子攻翟而
 勝之尤人終人尤人終人翟之二邑使者來謁之襄子方將
 食而有憂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
 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
三日而減也而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言其不終日也今趙氏之
 德行無所積今一朝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
 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
 亡也勝非其難者也賢王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
 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而卒取亡焉不通乎持
 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勁杓國門之關杓引

也古者縣門下從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
 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墨子雖善為兵而善持勝不肯以知兵聞也者以強為弱故老子曰道冲而用之又弗盈也惠
 孟見宋康王蹀足警效咳疾言曰寡人所說者
 勇有功也不說為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
 孟對曰臣有道於此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有力
 擊之不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
 欲聞也惠孟曰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不中此猶
 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
 敢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意也臣有道於此

難所不用

使人本無其意也夫無其意未有愛利之心也臣
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歎然皆欲愛利
之心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主獨無
意邪此上凡四事皆累於世而宋王曰此寡人所
欲得也惠孟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為
君無官而為長無地為君以道富也天下丈夫女
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者今太王萬乘之
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賢於孔
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孟出宋王謂左右曰辯
矣客之以說勝寡人也故老子曰勇於不敢則活

已無為而無
事不為道也

由此觀之大勇反為不勇耳昔堯之佐九人謂禹
稷契伯夷舜之佐七人皆與堯同臣武王之佐
五人謂周公召公大
公畢公毛公也堯舜武王於九七五者不能
一事焉然而垂拱受成功焉善乘人之賢也故人
與驥逐走則不勝驥託於車上則驥不能勝北方
有獸其名曰麀鼠前而荒後鼠前足短荒後
足長故謂之麀趨則
頓走則顛常為蚩蚩駮顛駮
駮駮前足長後足短故
能乘虛而走不能上也麀有患害蚩蚩駮必負
而走此以其能託其所不下故老子曰夫代大匠
斲者希不傷其手薄疑說衛嗣君以主術嗣君應

淮南鴻烈解 道憲列上

綴此一節
當為可繼之
意

之曰予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薄疑對曰烏獲
舉千鈞又况一片乎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
昭文君周衰分為
西東各自立其君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
赫對曰臣之所言不可則不能安周臣之所言可
則周自安矣此所謂弗安而安者也故老子曰太
制無割故致數輿無輿也魯國之法魯人為人妾
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子贖魯人於諸
侯來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
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受教順可施後世非獨以
適身之行也今國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

則為不廉不受金則不復贖人自今以來魯人不
復贖人於諸侯矣孔子亦可謂知禮矣故老子曰
見小曰明魏武侯問於李克曰李克武
侯之相吳之所以
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武侯曰數戰數
勝國之福其獨以亡何故也對曰數戰則民罷數
勝則主僑以僑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天下鮮矣
僑則恣恣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夫差
之所以自到於干遂也越伐吳夫差
到以自殺也故老子曰功
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甯越欲于齊桓公困窮無
以自達於是為商旅將任車任載以商於齊暮宿

莊子內篇
道法第二

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燭火甚盛燭炬從者甚衆甯越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及至從者以請桓公贛之衣冠而見說以為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問之而故賢者也用之未晚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凡聽必有驗一聽而弗復問合其所以也合已聽知之且人固難

此用之之道
有國家者所
當也

谷也懼而用其長者而已矣當是舉也桓公得之矣故老子曰天大地大德大道大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焉以言其能包裹之也大王亶父居邠翟人攻之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曰翟人之所求者地無以財物為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弗為皆勉處矣為吾臣與翟人奚以異且吾聞之也不以其所養害其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岐山今之美陽山其下有大王亶父可謂有周地因為天下號能保生矣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

淮西河石角

淮西河石角

七

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故老子曰貴以身為天下焉可以託天下愛以身為天下焉可以寄天下矣中山公子牟中山鮮虞之國謂詹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為之奈何江海之上言志在於已魏闕也言內守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重生性也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則從之從之神無怨乎言不勝則已神無怨也不能自勝而強弗從者此之謂重傷之人無壽類矣故老子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日祥心使氣曰強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也

自大王至此皆反道于身意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知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任於身不敢對以未楚王曰善故老子曰脩其身其德乃真也桓公讀書於堂輪人斲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問桓公曰君之所讀書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其人在焉桓公曰已死矣輪扁曰是直聖人之糟粕耳糟酒滓也精已漉之精也桓公悖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而譏之哉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

道在于精不在于粗

曰他有說臣誠以臣之斷輪語之大疾則苦而不
入苦急也大徐則其而不固其緩也不耳不苦應於手
厭於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而臣
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老而為輪
今聖人之所言者亦以懷其實窮而死獨其糟粕
在耳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昔
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
之治亂在君行賞罰夫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君
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宋君曰
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為諸侯笑

書亦粗也

矣國人皆知殺戮之專制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
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却宋君而專其政故
老子曰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王
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王壽古好書之人徐馮徐馮周之隱者也
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
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
乃焚書而舞之自喜焚其書故舞也故老子曰多言數窮不
如守中令尹子佩請飲莊王子佩楚莊王之相請飲請置酒也莊
王許諾子佩疏揖北面立於殿下疏徒跪也揖舉手也曰昔
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

庶幾知自保之道

聞子具於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料山山名

方皇水名也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

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故老子曰不

見可欲使心不亂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曹無禮焉

曹共公聞重耳駢脅使釐負羈之妻謂釐負羈曰

君無禮於晉公子吾觀其從者皆賢人也從者狐偃趙衰

之屬若以相夫子反晉國必伐曹子何不先加德

焉釐負羈遺之壺餒而加璧焉重耳受其餒而反

其璧及其反國起師伐曹剋之令三軍無入釐負

羈之里故老子曰曲則全正則直越王勾踐與吳

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明明說也

戰而不勝國破身亡困於會稽忿心張膽氣如涌

泉選練甲卒赴火若滅然而請身為臣妻為妾親

執戈為吳兵先馬走果擒之於于遂先馬走先馬前而走也

故老子曰柔之勝剛也弱之勝強也天下莫不知

而莫之能行越王親之故霸中國趙簡子死未葬

中牟入齊中牟自入臣於齊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

未谷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法鼓以進之

劍以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

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

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治城上治而後攻之中牟

此段議論大
神鑿鑿者相
似

聞其義乃請降故老子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
與之爭秦繆公請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
使求馬者乎子姓謂伯樂子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
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亡若滅其相不
可見也若失
乍入乍出也若
亡鬣鬣不及也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弭轍絕塵不
及也弭
轍引迹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
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供僮繆采新者九方堙也九方堙
人姓名也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
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丘
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牡而黃使人往取之牝而驪

於道也亦然
故短之難行
之益難

穆公不說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者
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太息
曰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
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內而忘
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
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
果千里之馬故老子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吳起
為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曰屈宜若楚大夫
亡在魏者也王不
知起之不肖而以為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為入也
屈子曰將奈何吳起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

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砥礪甲兵時爭利於天下
屈子曰宜若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
易其常今子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
餘而綏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
宜若聞之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
所本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所本逆
之至也本者謂兵爭也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
志焉吳起為將伐齊敗之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
焉吳起為魏西河守秦兵不敢東下也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
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道戾人理至今無禍差須

夫子也差須猶少待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曰成
刑之徒不可更也成刑之徒刑禍已成於衆子不若敦愛而篤
行之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晉伐
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
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
羣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
楚此臣之罪也請三擊之王俛而泣涕沾襟起而
拜群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為在已且輕
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老子曰能受國之
垢是謂社稷王宋景公之時災惑在心公懼召子

吳起之祿宋
嘉之福也可
知矣應可知
矣

韋而問焉子韋司星者也曰榮惑在心何也子韋曰榮惑
天罰也心宋分野宋之分野上屬房心之星禍且當君雖然可
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
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誰為君乎寧
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民之命歲饑民
必死矣為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
為君者乎是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子韋無復言矣
子韋還走北向再拜曰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
君有君人之言二天必有二賞君今夕星必徙三
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奚以知之對曰君有

即前取人不
實倫意

君人之言二故有二賞星必三徙舍舍行七里三
七二十一故君移年二十一歲臣請伏於陛下以
伺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東三徙
舍故老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昔者公
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
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
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
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
一汜汜水也使善呼之一呼而航來故曰聖人之處
世不逆有技能之士故老子曰人無棄人物無棄

即前能處
持之意

物是謂襲明子發攻蔡踰之子發楚宣王之將宜
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圭楚爵功臣賜以圭
君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
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兵陳
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
其爵祿者非仁義之道也故辭而弗受故老子曰
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晉文公伐原原
邑周襄王以原賜與大夫期三日三日而原不降
文公令去之軍吏以原不過一二日將降矣君曰
吾不知原三日而不可得下也以與大夫期盡而

愈進愈深

不罷失信得原吾弗為也原人聞之曰有君若此
可弗降也遂降温人聞亦請降時周人亦以温賜
故老子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
信故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公儀休相魯
公儀休故魯博士也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子不受其弟子
諫曰夫子嗜魚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
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毋受魚而
不免於相則能長自給魚此明於為人為己者也
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
一私邪故能成其私又曰知足不辱孤丘丈人謂

唯其誰下故
能自保

道以久而後
用

孫叔敖曰大人老者而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士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克三怨可乎故老子曰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大司馬捶系鈎者年八十矣而不失鈎芒捶銀銀擊也鈎鈎鈎也太司馬曰子巧邪有道邪曰臣有守也臣年二十好捶鈎於物無視也非鈎無察也是以用之者必假於弗用也而以長得其用而況恃不用者乎物孰不濟焉故老子曰從事於道者同於道文王

砥德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分歸之砥礪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紂聞而患之曰余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伐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且恭儉而知時若與之從則不堪其殃縱而赦之身必危亡冠雖弊必加於頭及未成請圖之屈商乃拘文王於羑里屈商紂臣也羑里地名在河內湯陰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騶虞白虎黑文而仁食自死之獸也行千里雞斯神馬也玄玉百工一玉為一工也大貝百朋五貝為一朋也玄豹黃熊青犴犴胡地野犬犴音岸白虎文皮千合以獻於紂

文王能保身
于無道之時
在聖人自無
死地非老氏
之說也

因費仲而通費仲紂之佞臣也紂見而說之乃免其身殺牛
而賜之文王歸乃為玉門築靈臺相女童擊鍾鼓
玉門以玉飾門為柱樞也相女童相視之一曰相匠也以待紂之失也紂聞
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乃為炮烙剖比
干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故老子曰知其
榮守其辱為天下谷成王問政於尹佚曰吾何德
之行尹佚史佚也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時而敬順之
王曰其度安在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
王入乎尹佚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
也不善則吾讎也昔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

武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歸神農伏羲神農之問有共工宿沙
下者也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其無懼也故老子
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跖之徒問跖曰盜亦有
道乎跖曰奚適其無道也夫意而中藏者瞽也入
先者勇也出後者義也分均者仁也知可吝者智
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之由此觀之
盜賊之心必託瞽人之道而後可行故老子曰絕
聖棄智民利百倍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
善為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
技齋一卒齋備卒足也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

淮南子卷之八

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為之
 禮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
 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良大夫皆盡其
 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
 技願為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
 夜解齊將軍之幃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
 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又復
 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白又復往取其簪
 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
 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故曰無細

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故老子曰不善人善人之
 資也顏回謂仲尼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
 回忘禮樂矣回忘禮樂絕聖棄智入於無為也仲尼曰可矣猶未
 也異日復見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
 義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坐忘矣
 言坐自忘其言坐自忘其仲尼遽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隳支
 體黜聰明離形去知洞於化通是謂坐忘仲尼曰
 洞則無善也化則無常矣而夫子薦賢也薦先丘請
 從之後故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至
 柔能如嬰兒乎秦穆公與師將以襲鄭蹇叔曰不

淮南子系解

道原記十二卷

十六

可臣聞襲國者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二千里
為其謀未及發泄也甲兵未及銳弊也糧食未及
乏絕也人民未及罷病也皆以其氣之高與其力
之盛至是以犯敵能威今行數千里又數絕諸侯
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重圖之穆公不聽
蹇叔送師衰絰而哭之師遂行過周而東鄭賈人
弦高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秦師而賔之三帥
乃懼而謀曰吾行數千里以襲人未至而人已知
之其備必先成不可襲也還師而去當此之時晉
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曰

先軫晉大夫也襄公晉文公之子

秦穆始不知道終而能悔悟故見稱于書

道不可使人

昔吾先君與穆公交天下莫不聞諸侯莫不知今
吾君薨未葬而不弔吾喪而不假道是死吾君而
弱吾孤也請擊之襄公許諾先軫舉兵而與秦師
遇於殽大破之擒其三帥以歸穆公聞之素服廟
臨以說於眾也說解故老子曰知而不知尚矣不知
而知病也齊王后死王欲置后而未定使羣臣議
薛公欲中王之意薛公田嬰也因獻十珥而美其一日
日因問美珥之所在因勸立以為王后齊王大說
遂尊重薛公故人主之意欲見於外則為人臣之
所制故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盧敖游

乎北海盧敖燕人秦始皇召以為博經乎太陰入

乎玄闕太陰地名也玄闕北方之山也至於蒙穀之上蒙穀山名見一

士焉深目而玄鬢淚注而鳶肩水淚豐上而殺下軒

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遯逃乎

碑慢然止舞也盧敖就而視之方倦龜殼而食蛤

梨楚人謂涸為倦龜殼龜甲也蛤梨海自也盧敖與之語曰唯敖為昔

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

好游至長不渝周行四極唯北陰之未闕今卒睹

夫子於是子殆可與敖為友乎若士者齋拳然而

笑曰嘻子中州之民寧肯而遠至此此猶光乎日

月而載列星言太陰之地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

生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窅與也言我所游不可為

所行比之則如若我南游乎岡良浪之野北息乎

沉墨之鄉西窺冥冥之黨東開鴻濛之先此其下

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無矚屬此其外猶

有汰大沃之汜汰沃四海子夫之際其餘一舉而

千萬里千萬里汰汜之外也吾猶未能之在吾尚未今子游

始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

漫期于九垓之外吾不可以久駐若士舉臂而竦

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駕止其所

駕之車

所見不肖而
道因之得失

杯坵治楚人謂恨不悖若有喪也曰吾比夫子

猶黃鵠與蟻蟲也蟻蟲之幼也終日行不離咫尺入寸

而自以為遠豈不悲哉故莊子曰小人不及

大人小知不及大知朝菌不知晦朔朝菌朝生暮死之蟲也

水上狀似蚕蛾一名蟪蛄不知春秋蟪蛄貂此言

明之有所不見也季子治實父三年季子子而巫

馬期問衣短褐易容貌往觀化焉見得魚釋之

巫馬期問曰凡子所為魚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

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古者魚不

也祖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

所尚亦有不

罔兩光耀之
說本莊子第
言劉淮南又
引以証莊老
之言正如夢
中說林

季子之德至矣使人間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季

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誠於

此者刑於彼季子必行此術也故老子曰去彼取

此罔兩問於景罔兩水之精物也曰昭昭者神明

也罔兩恍惚之物見景曰非也罔兩曰子何以知

之景曰扶桑受謝日照宇宙扶桑日出之木受

之炤炤之光輝燭四海闔戶塞牖則無由入矣昔

神明四通並流無所不及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

育萬物而不可為象俛仰之間而撫四海之外昭

昭何足以明之故老子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

道者在形影之外故知之貴念其外而入其內

之至堅光耀問於無有光耀可見而無有至虛者曰子果有乎其果無有乎有形生於無形何以能生無有弗應也光耀不得問而就視其狀貌冥然忽然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搏之不可得望之不可極也光耀曰貴矣哉孰能至于此乎予能有無矣未能無無也言我能使形不可得未能殊無形也及其為無無又何從至於此哉故老子曰無有入于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白公勝慮亂白公將為父復讐起兵因思慮之罷朝而立倒杖策策馬挫端有針以刺馬謂之鏃倒杖策故鏃貫願也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願之忘將何

不忘哉白公之父死鄭人預之故懼之此言精神之越於外智慮之蕩於內則不能漏理其形也漏理也是故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也近謂身也故老子曰不出戶以知天下不窺牖以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之謂也秦皇帝得天下恐不能守發邊戍築長城脩門梁設障塞具傳車置邊吏然劉氏奪之若轉閉錘閉錘格也上之錘所以編薄席反覆之易昔武王伐紂破之牧野乃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柴箕子之門紂死箕子亡之朝鮮舊居生朝成湯之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故柴護之也朝成湯之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破鼓折枹弛弓絕絃去舍露宿以示平易解

淮南子卷之八 道原篇 三十一

國秦之修短
其知有遠近
大小缺

劍帶笏以示無仇於此天下歌謠而樂之諸侯執
幣相朝二十四世不奪故老子曰善閉者無門鍵
而不可開也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也尹需學
御三年而無得焉私自苦痛常寢想之寢堅中夜
夢受秋駕於師秋駕善術明白往朝師望之謂之曰
吾非愛道於子也恐子不可予也今日教子以秋
駕尹需反走北尚再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固夢受
之故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
復也昔孫叔敖三得令尹無喜志二去令尹無憂
色延陵季子吳人願一以為王而不肯許由讓天

此亦寓言也
亦道者亦若
此對有不得
者

下而弗受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不變其儀此皆
有所遠通也精神通於死生則物孰能惑之荊有
飲次非得寶劍於干寒隊干國在今臨淮出寶劍
還反度江至於中流陽侯之波兩蛟俠繞其船蛟
屬也魚滿一千五百斤蛟木為之王也飲非謂樵船者曰樵權嘗有
如此而得活者乎對曰未嘗見也於是飲非瞑目
敦然攘臂拔劍曰武士可以仁義之禮說也不可
劫而奪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已余有奚
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船中人盡活風波畢除
荆爵為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載腐肉朽骨棄劍

者飲非之謂乎故老子曰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
於貴生焉齊人淳于髡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
車十乘將使荆辭而行人以為從未足也復以衡
說其辭若然從說說諸侯之計當相從也魏王乃
止其行而疏其身失從心志而有不能成衡之事
是其所以固也夫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
雖多不若其寡也故周鼎著倕而使斲其指先王
以見大巧之不可也故慎子曰匠人知為門能以
門所以不知門也故必杜然後能門慎子名到齊人不知門不
知門之要也門之要在門外墨者有田鳩者欲見秦惠王約車

掩而不通
若不能知道

申轅申東也留於秦周年不得見客有言之楚王者
往見楚王楚王甚悅之予以節使於秦至因見予
之將軍之節惠王而說之出舍喟然而歎告從者
曰吾留秦二年不得見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物
故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故太人之行不掩以
繩不掩猶不整也至所極而已矣此所謂斃子梟飛而維繩
者言為士者上下無常進退無恒不可繩也以澧喻飛梟從下繩維之而欲翺翔則不可也澧
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鐵鍼焉則形見於
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鼈龍蛇莫肯之歸也是故石
上不生五穀禿山不游麋鹿無所陰蔽隱也昔趙

淮南子解
直隸川一三卷
三三

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其孰先亡乎六將軍

范中行對曰中行知氏文子曰何乎對曰其為政

也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

譬之猶廓革者也廓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故老

子曰其政悶悶其民純純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景

公謂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也動震晏子

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

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

見句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句星客星也房句

也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往見公公曰臣非能動

明察於外
通於不貴安
下得之

地地固將動也田子陽聞之曰晏子默然不對者

不欲太卜之死往見太卜者恐公之欺也晏子可

謂忠於上而惠於下矣故老子曰方而不割廉而

而不剡魏文侯觴諸大夫於曲陽飲酒酣文侯喟

然嘆曰吾獨無豫讓以為臣子豫讓事知伯而死

為蹇重舉白而進之蹇重文侯臣曰請浮君浮猶

以酒君曰何也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

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豫

相其君而君見殺亦何如不足貴也文侯受觴而飲醢不獻醢蓋曰

無管仲鮑叔以為臣故有豫讓之功故老子曰國

忘孝之名亦
不待已而有
乏道則無事
于此而相忘
其忠孝耳

此其本旨

家昏亂有忠臣孔子觀桓公之廟桓公魯君有器焉謂之宥卮宥在左右孔子曰善哉乎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中水半也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揖而損之曰何謂揖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儉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陋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故老子曰服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

帝王之道恐不知此

而不新成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鬪爭不已為之奈何太公曰甚善王之間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創之小也獵禽恐不能殺也已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久待之則塞民於兌兌耳自也老子曰塞其兌是也道全為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業供其情昭昭而道冥冥於是乃去其替茂而載之木替被髮也水鷺鳥冠也知文者冠鷺解其劍而帶之笏為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竿瑟以娛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禮以弇其質厚

葬久喪以直丹其家含珠鱗施綸組以貧其財深鑿高壘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寡以此移風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也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三
其王而不外其土也其民不離其土也其財不聚於一也其德不離於民也其化不離於俗也其言不離於道也其行不離於禮也其心不離於仁也其志不離於義也其力不離於勤也其財不離於節也其用不離於節也其化不離於俗也其言不離於道也其行不離於禮也其心不離於仁也其志不離於義也其力不離於勤也其財不離於節也其用不離於節也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三

漢河東高誘注

汜論訓博說世間古今得失以道為化大歸於二故曰汜論

古者有整謀而總領以王天下者矣古者蓋三皇以前也整頭

上古如此若民風不改聖人何事許多制度

著堯整帽言未知制冠也總領皮衣屈而總之如今胡家章襲反褶以為領一說整放髮也總繞頸而扣也皆無餘也其德生而不辱加措不予而不奪予予民財也不奪無所徵

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德非猶譏呵也懷歸也當此之時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萬物蕃息政不虐生無天折也

鳥鵲之巢可俯而探也禽獸可羈而從也從猶也豈

必褰衣博帶句襟委章甫哉褰衣謂方輿之衣如今東人之左衣也博

此後世之尚

帶大帶句襟今之曲領褰

衣也夏委貌章甫冠名

穴重窟也一說穴毀隄

防崖岸之中以為窟室

冬白則不勝霜雪露夏

日則不勝暑熱盛室聖人乃作為之築土構木以

為宮室上棟下宇以蔽風雨

棟屋穩也宇屋之垂

以避寒暑

而百姓安之伯余之初作衣也

伯余黃帝臣世本

曰伯余綵恬麻索縷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

黃帝

後世為之機杼勝復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揜形

也

御寒古者剡耜而耕摩廬而耨

剡利也耜重屬屬

耨耨除也木鉤而樵抱甌而汲

鉤鑣也樵薪蒸甌武

苗穢也

幽州民勞而利薄後世為之耒耜耨鋤斧柯而樵

曰瓦

聖人因時立制而民宜之何必泥上古之法已後極論此意

桔槔而汲椽椎三輔謂之民逸而利多焉古者木

川名谷衝絕道路不通往來也乃為窬俞木方版

以為舟航俞空也方並也故地勢有無得相委輸

運所有乃為鞞祖躡而超千里肩荷負僮航之勤也

鞞所無鞞鞞而作為之掾輪建輿駕馬服牛民以致

也勤勞也

遠而不勞為鸞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禁御也

而作為之鑄金鍛鐵以為兵刃猛獸不能為害故

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困其患則造其備人各以其

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

因也循隨也當時之則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

淮南子

已論川十三

二

古之制婚禮不稱主人當婚者之身不稱其名也稱諸父兄師友舜不

告而娶非禮也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

王非制也伯邑考武王之兄廢長立禮三十而娶

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三十而娶者陰陽未

予數左行二十年立於巳女從子數右行二十年

亦立於巳合未婦故聖人因是制禮使男三十而

娶女二十而嫁其男子自巳數左行十得寅故人

十月而生於寅男子數從寅起女自巳數右行得

申亦十月而生於申故女子數從申起歲星十二

歲而周天天道十二而備故國君十二歲而冠冠

而娶十五生子重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禮飯于

國嗣也故不從制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禮飯于

歛於戶內大斂於阼階在牀曰戶在棺曰柩殯於

賓位祖於庭葬於墓也於阼階猶在主人位未忍以

遠之道殷人殯於兩楹之間楹柱也記曰殷殯於

堂上兩柱之間賓士共

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蓋以賓此禮之不同者也有

虞氏用瓦棺有虞氏舜世夏后氏聖即周夏后氏

棺槨以瓦廣二尺長四尺殷人用槨用槨為槨厚

側身累之以蔽土曰聖周制周人牆置妻此葬之不同者也周人兼用棺槨

也今要扇畫文插置棺車積以為飾夏后氏祭於閭

多少之差各從其爵命之數也周人祭於日出

於室中中殷人祭於陽堂上曰平日周人祭於日出

夜祭之也此祭之不同者也堯太章舜

九韶禹大夏湯大濩周武象此樂之不同者也故

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此

皆因時變而制禮樂者譬猶師曠之施瑟柱也所

即三代不
同禮五帝不
沿襲之意

推移上下者無寸尺之度而靡不中音故通於禮
 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而以知樂知獲約
 之所周者也樂方也獲魯昭公有慈母而愛之死
 為之練冠故有慈母之服慈母父所命養已者也
之女母禮為總麻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故太
三月昭公獨練也饗廢夫人之禮偃姓之國侯也今在廬江古者太
饗飲酒君執爵夫人執豆陽侯見蓼侯夫人美先
豔因殺蓼侯而娶夫人由是廢致夫人之禮王
 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末世之事善則著之是故禮
 樂未始有常也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聖
能作禮樂不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政教有經而
為禮樂所制

此其論之
太指

令行為上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
 舊夫夏商之衰也不變法而亡三代之起也不相
 襲而王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
 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循隨百
 川異源而皆歸於海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王道
 缺而詩作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詩春秋學之
 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於世豈
 若三代之盛哉以詩春秋為古之道而貴之又
 未作詩春秋之時夫道之缺也不若道其全也誦
 先王之詩書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

不襲而常而
交通之此所
謂道也

所以言聞聖人之言不知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

言也聖人言微妙凡人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

常道深隱幽冥不可道也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

制斷也聖人之言微妙不可言事無由已後請而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

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能恐失之洞

屬屬婉順貌而將不能勝之恐失之慎之至也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

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

籍圖籍也政治也籍或作作平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負屨而

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聲懾海內

懾服懾服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

也

此以聖人
身而三變况
於治天下時
移勢改其可
執乎

事即道之所
行道有定理
事无定用

委質而臣事之以圖籍付屬成王致猶歸也北請

而後為復而後行無擅恣之志無伐矜之色可謂

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何況

乎君數易世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以真

寵位行其所好懼其所憎也以其威勢供嗜欲而欲以一行之

禮一定之法應時偶變其不能中權亦明矣之行

非隨時禮也一定之法非隨時法也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為曰事道

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絃改調金石鍾聲

不更琴瑟絃有數急柱有前却故調事亦如之也故法制禮義者治人之

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言法制禮義可以為治之

基耳非所以為治治在其

不必其常但求其當則事无不合道矣

此論古今民風原不相同故法不可不變也

人之德猶弓矢射之具也故仁以為經義以為紀非能必中中在其人之功此萬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身才而時省其用雖日變可也言人能考度其才時省其行擇其善者可也唯仁義不可天下豈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則可以正治矣當合也祥古者人醇工龐商樸女重醇厚不虛華也工龐氣堅緻也商樸不為詐也女重貞是以政教易化風俗易移也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樸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無鏞銜檠策鋸而御駉馬也鏞銜口中中央鐵大如雞子中黃所制馬具也鋸揣頭箴也昔者神農無制令而民從無制令結繩以

古今之不同如此

治也唐虞有制令而無刑罰有制令煥乎其有文章其政當仁義民無犯法干誅故夏后氏不負言言而信也般人誓以言語要人盟有事而會不協而盟盟者殺牲歃血以為信也逮至當今之世忍詢后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欲以神農之道治之則其亂必矣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天下高之今之時人辭官而隱處為鄉邑之下豈可同哉古之兵弓劍而已矣槽曹柔無擊脩戟無刺槽柔木矛無擊無鐵力也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幘以守隆高也衝所突壤之渠漸也一日渠甲名幘幘所以禦矢也連弩以射銷車以鬪連弩通一絃以牛挽之以并著左右為機關發之日銷車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

在百鳥以解

在古聖人尚
不

因時變而推
移非識道不
能

獲一毛黃口幼也於古為義於今為笑古之所
以為榮者今之所以為辱也古之所以為治者今
之所以為亂也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為
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舜執于威而服
有苗舜時有苗叛舜執于威而然然而征伐者不能
釋甲兵而制彊暴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
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也夫聖人
作法而萬物制焉制猶從也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
拘猶檢也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
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心不知治亂

淮南子卷之六
六

極之不能
適治

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獨聞之耳獨見之明然
後能擅道而行矣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變
也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太人作而弟子循循
也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
循古終亂今世之法籍與時變禮義與俗易為學
者循先襲業據籍守舊教以為非此不治是猶持
方柄而周員鑿也欲得宜適致固焉則難矣今儒
墨者稱三代之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非今
時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
非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形竭智而無補

淮南子卷之六
七

天道與時變
化聖人亦然
乃所謂道

於主也。今夫圖上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
鬼魅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夫存危治亂非智
不能道而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王弗
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
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
與成必得和之精。故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
而直。猛而仁。言剛柔寬猛相濟也。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
正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積陰則沉。積陽則飛。
陰陽相接乃能成。和夫繩之為度也。可卷而伸也。
引而伸之可直而晞。晞望也。故聖人以身體之。夫條

陰陽恩嚴刑
害皆不可執

而不橫短而不窮。且而不剛。久而不忘者。其唯繩
乎。故恩推則懦。懦則不威。推猶移也。嚴推則猛。猛則不
和。愛推則縱。縱則不令。縱放也。刑推則虐。虐則無親。
虐害也。喜害入人無親之。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
其大臣。簡公悼公陽生之子任也。一將相攝威擅
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
皮得成其難。難殺簡公之難。使呂氏絕祀。而陳氏有國者。
太公姓呂。簡公其後也。絕祀陳氏代之也。此柔儒所生也。鄭子陽剛毅
而好罰。子陽鄭君也。一曰鄭相。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
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制制。狗之驚以殺子陽。

此推於柔者

淮南子卷之三

卷之三

此執於謂者皆致禮而不能治

此又見劉宗並用尚有至於史而得其道非徒徇外矯拂而為之也

中無主者亦然

此中有主者

互相非異孰能適從誰得其處耳

淮南子卷之解

言言

舍人家臣也用人逐獬狗以此剛猛之所致也今亂擾舍人囚之以殺子陽不知道者見柔儒者侵則矜為剛毅見剛毅者亡則矜為柔儒此本無主於中而見聞舛馳於外者也故終身而無所定趨安趨歸也譬猶不知音者之歌也濁之則鬱而無轉鬱湮也轉讀作傳清之則焦而不謳焦悴也謳和也及至韓娥秦青薛談之謳二人皆善謳者侯同曼聲之歌二人善歌憤於志積於內盈而發音則莫不比於律而和於人心何則中有本主以定清濁不受於外而自為儀表也今夫盲者行於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子則易道遇小人

人則陷溝壑何則目無以接物也接見故魏兩用

樓翟吳起而亡西河魏文侯任樓翟吳起不用他資秦伐喪其西河之地潘

王專用淖齒而死於東廟潘王田常之後代呂氏為齊侯春秋之後

借號稱王淖齒楚將奔齊為臣潘王無道淖齒殺之擢其筋懸廟門之梁三日而死無術以

御之也文王兩用呂望召公奭而王楚莊王專任

孫叔敖而霸有術以御之也孫叔敖楚大夫夫弦

歌鼓舞以為樂盤旋揖讓以修禮厚葬父喪以送

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愛上賢右鬼非

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兼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

以上賢宗祀肖貌是以右鬼右猶尊也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全性保真不以物

淮南子卷之解

言言

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全性保真謂不
下弗為不以物趨捨人異各有曉心故是非有處
累已身形也得其處則無非失其處則無是舟穴太蒙反踵空
同太夏北戶奇肱脩股之民是非各異習俗相反
舟穴南方當日下之地太蒙西方日所入處也反
踵固名其人南行武迹北向空同戴勝極下之地
大夏在西方北戶在南方奇肱脩股之民在西方
南方凡此八者皆九州之外入寅之北者也君
臣上下夫婦父子有以相使也此之是非彼之是
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此近論諸華也彼遠論八
非而廢也於諸華所譬若斤斧椎鑿之各有所施
非入寅所是而行也也禹之時以五音聽治懸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

方之士為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道和陰陽鼓
音故諭寡人以義者擊鐘鐘金也義者告寡人以
擊之事者振鐸鐸鈴金口木舌合為音語寡人以憂者
擊磬擊磬磬石也聲急憂有獄訟者搖鞀鞀亦訟
小鞀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捉髮饋者
推也以勞天下之民勞猶憂也此而不能達善効忠者則才
不足也秦之時高為臺榭大為苑囿遠為馳道鑄
金人秦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有長人見於臨
象之翁仲發適戍入芻橐戍守長城也入芻頭會
君向是也箕賦輸於少府頭會隨民口數人責其稅箕賦似
箕然斂民財多取意也少府官名

淮南子卷之三

卷之三

三

此又非禹之時矣

如今之司農也。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臨洮，壘西之縣。漢陽之縣。東至會稽浮石，會稽山名。浮石，隨水高下言。山在太山下。封于太山禪於會稽是也。會稽或作滄海。南至豫章桂林，豫章郡桂林。北至飛狐陽原，飛狐，蓋在代郡南。飛狐山也。陽原，蓋在太原。或曰伏既門是也。道路死人以溝量，言滿也。當此之時，忠諫者謂之不祥，而道仁義者謂之狂。逮至高皇帝存亡繼絕，漢高祖也。劉季也。舉天下之太義身自奮袂執銳以為百姓請命于皇天，執利兵伐無道以求百姓之命。祈之於皇天也。當此之時，天下雄雋豪英，暴露于野澤，才過于人為萬人。前蒙矢石而後墮，谿壑出百死而給代一生。

又一變矣

以爭天下之權，墮入也。奮武厲誠以決一旦之命。當此之時，豐衣博帶而道儒墨者，以為不肖，言尚武也。逮至暴亂已勝，海內大定，繼文之業，立武之功，言文王受命之業武王誅無道之九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貌冠，高祖於新豐所作竹皮冠。鄒魯之儒墨通先聖之遺教。冠也。一日委貌冠。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旂，撞太鐘，擊鳴鼓，奏咸池，揚干戚，周禮天子五路大路，上路也。王者功成作樂，故撞鐘擊鼓成池。黃帝樂于楛戚斧也。春秋舞者所執。當此之時，有立武者見疑，一世之間而文武代為雌雄，有時而用也。今世之為武者則非文也，為文者則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

又亦矣此于本朝之事為獨詳

唯見之不廣大故文武各執一

世有為小年 巳論則一

之用也此見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極之廣大也
隅曲室中之區隅言狹小也故東面而望不見西牆
八極八方之極言廣大也南面而視不覩北方唯無所嚮者則無所不通
向則可以以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家之所以亡者
見四方也理塞也也堯無百戶之郭舜無置錐之地以有
天下禹無十人之衆湯無七里之分以王諸侯文
王處岐周之間也地方不過百里而立為天子者
有王道也夏桀殷紂之盛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
莫不為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為天下笑者有亡
形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徵徵成也德有盛衰風先

唯在得道不
在大小

聖人之先見
如此非常人
之見也

若據常人之
見與之何有
而知之

萌焉風氣也故得王道者雖小必大有亡形者雖
成必敗夫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二年
而桀乃亡殷之將敗也太史令向藝先歸文王暮
年而紂乃亡終古向藝二賢人名故聖人之見存亡之迹成
敗之際也非乃鳴條之野甲子之日也湯伐桀禽
於鳴條武
王誅紂以今謂疆者勝則度地計眾富者利則量
甲子粟稱金若此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者而萬乘之
國無不破亡者矣存亡之迹若此其易知也愚夫
蠢婦皆能論之趙襄子以晉陽之城霸智伯以三
晉之地擒潁王以太齊亡為淖齒所殺也田單以卽墨有

至此盡露
意存士亦不
可說大小而
論

反復辯論
上意耳

功燕伐齊而滅之得七十城唯即墨未下田故國
之亡也雖大不足恃道之行也雖小不可輕由此
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
於小也詩云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言去殷而遷于
周也紂治朝歌在東文王國於岐周在西天故亂
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不務
道德是釋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故桀囚於
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殺湯於夏臺臺
作紂拘於宣室而不反其過而悔不誅文王於羑
里二君處疆大勢位修仁義之道湯武救罪之不

存亡在道之
得失幾越矣

周公唯求之
於道不恃其

給何謀之敢當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
雖微湯武孰弗能奪也今不審其在已者而反備
之于人言不慎行已之德而乃天下非一湯武也
殺一人則必有繼之者也且湯武之所以處小弱
而能以王者以其有道也桀紂之所以處疆大而
見奪者以其無道也今不行人之所以王者而反
益已之所以奪是趨亡之道也武王剋殷欲築宮
於五行之山五行山今太行山也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
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
職者迴也迴迂難也迴或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

能百鳥以年
已論川一三
三

下之伐我難矣周公言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當來伐我者難也言其依德不恃險也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也周

公可謂能持滿矣滿而不溢也昔者周書有言曰周史之書

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用可吝相濟也上言者常

也為君也下言者權也此存亡之術也權謀也謀度事宜不失其道

唯聖人為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

高行也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與婦人期

而死之尾生魯人與婦人期於梁下水至溺死也直而證父信而溺死

雖有直信孰能貴之夫三軍矯命過之大者也秦

穆公與兵襲鄭過周而東以兵伐國不擊鼓密聲曰襲周者王城也鄭

信為過而誕為功道何可泥也唯尚於事而已下亦此意

賈人弦高將西販牛道遇秦師於周鄭之間乃矯

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却之以存鄭國

非君命也而稱君命曰矯酒肉曰饗牛羊曰犒賓

者指犒也秦師日行千里而襲之遠主有備而師

無繼不如還遂還師故事有所至信反為過誕反

為功何謂失禮而有大功昔楚恭王戰於陰陵恭王與晉厲戰於陰陵呂錡射楚恭王中潘庭養由基

黃衰微公孫丙相與篡之四子楚大夫篡晉救恭王哀讀維微讀救恭

王懼而失體威儀不如常也黃衰微舉足楚促其體

恭王乃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失禮謂舉足也昔蒼吾繞娶妻而美以讓兄此所謂忠愛

楚君也

而不可行者也蒼吾繞孔是故聖人論事之局曲子時人直與之屈伸偃仰無常儀表時屈時伸卑弱柔如蒲葦非攝奪也剛強猛毅志厲青雲非本矜也以乘時應變也夫君臣之接屈膝卑拜以相尊禮也至其迫於患也則舉足蹙其體天下莫能非也是故忠之所在禮不足以難之也孝子之事親和顏卑體奉帶運履運正也至其溺也則捽其髮而拯也出溺非敢驕侮以救其死也故溺則捽父祝則日拯名君孟子曰嫂溺而不拯是豺狼也而况父母乎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以

聖人知道之
權故能適俗

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
可以立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忤逆不合也權因事制宜權量於宜適故聖人獨見之也合而後舛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故禮者實之華而偽之文也方於卒迫窮遽之中也則無所用矣是故聖人以文交於世而以實從事於宜不結於一迹之塗凝滯而不化是故敗事少而成事多號令行于天下而莫之能非矣結猶猩猩知往而不知來猩猩北方獸名不日猩猩能言不離走獸見人往走則知人姓字又嗜酒人以酒搏之飲而不能息不知當醉以檢其

佳有焉以解

已論則上

身身乾乾下下鵠鵠知知來來而而不知不知往往
乾鵠鵠也人將有來事

風多巢於木枝人皆探其卵也此修短之分也昔者長弘周室之

執數者也長弘周景王之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

雨之變律曆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車裂

而死晉范中行氏之難以畔其君也周劉氏與晉

氏至敬王二十八年晉人讓周周為殺長弘以釋之蘇秦匹夫徒走之人也

韜躋羸蓋經營萬乘之主服諾諸侯然不自免於

車裂之患蘇秦洛陽人羸籠囊也蓋步蓋也蘇秦

蓋歷說萬乘之君合山東之從利病之勢徐偃王

被服慈惠身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然而

身死國亡子孫無類偃王於衰亂之世脩仁行太

夫種輔翼越王句踐而為之報怨雪耻擒夫差之

身開地數千里然而身伏屬鏹而死種佐句踐報

差獲千里之地而越王終已疑此皆達於治亂之

機而未知全性之具者故長弘知天道而不知人

事蘇秦知權謀而不知禍福徐偃王知仁義而不

知時大夫種知忠而不知謀身謀也聖人則不然

論世而為之事權事而為之謀是以舒之天下而

不究內之尋常而不塞不究在大能大也小能小

也寒急使天下荒亂禮義絕綱紀廢疆弱相乘力征

諸人有所知
有所不知故
故禍亂擊
死既知故
有治而無
敗亂

又及言執帶
之不可

佳句鳥以辨
紀論川
十六

又歸結全人之道如此

相攘臣主無差貴賤無序甲冑生蟣虱乘加也攘始服屬吏之貌體也燕雀處帷幄而兵不休息帷幕也處也而乃矣天下安寧政教和平百姓肅睦上下相親而乃始立氣矜奮勇力則必不免於有司之法矣是故聖人者能陰能陽能弱能彊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物動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變化則為之象運則為之應是以終身行而無所困故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有易為而難成者有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趨舍

其大不其小

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僞詐也易為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策者聖人之所獨見而留意也諷納寸而伸尺聖人為之小枉而大直君子行之周公有殺弟之累齊桓有爭國之名然而周公以義補缺謂翼成王以致太平桓公以功滅立九合一匡之功而皆為賢今以人之小過掩其大美則天下無聖王賢相矣故日中有疵不害於視不可灼也疵贅灼也喉中有病無害於息不可鑿也鑿穿也河上之丘冢不可勝數猶之為易也言上本非丘壟之處有易之猶多以水激與波高下

非用鳥以辨 已論則 一三

相臨差以尋常猶之為平雖有激波猶以為平平者多也猶橘柚冬生人

日冬死者衆也菴麥夏死人曰夏生者多也昔者曹子為魯將兵三戰

不勝亡地千里使曹子計不顧後足不旋踵列頸

於陳中則終身為破軍擒將矣然而曹子不羞其

敗耻死而無功柯之盟掄三尺之尺造桓公之冑

三戰所亡一朝而反之勇聞于天下功立於魯國

復汶陽之田也管仲輔公子糾而不能遂遂成不可謂

智遁逃奔走不死其難不可謂勇束縛桎梏不諱

其耻不可謂貞當此三行者布衣弗友人君弗臣

布衣之士不以為益友也然而管仲免於累繼之中

曹子魯將
其少而
能立功者

終出前意

立齊國之政九合諸侯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

軀不顧後圖豈有此霸功哉今人君論其臣也不

計其大功總其畧行而求小善則失賢之數也畧也小善忠也數術也

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而有太譽無

疵其小故夫牛蹠之泔不能生鱸鮪鱸鮪太魚長丈餘細鱗黃首

白身短頭口在腹下鮪大魚亦長丈餘而蜂房不

容鵠卵房巢也小形不足以包大體也夫人之情莫

不有所短誠其大畧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為累

若其太畧非也雖有閭里之行未足大舉夫顏喙

聚梁父之太盜也梁父齊邑而為齊忠臣段干木晉國

淮南鴻烈解

已論列一

亦即前意

見小節之不足取

之大駟也而為文侯師也駟驕也一曰駟市會也孟
 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孟
 齊人也及為魏臣能安其危解其患也戰國策曰芒卯也景陽淫酒被髮而御
 於婦人威服諸侯景陽楚將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
 功名不滅者其畧得也道也季襄陳仲子立節抗
 行不入洿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季襄魯人
 孔子弟子陳仲子齊人孟子弟子居於陵不能存亡接絕者何小節伸
 而大畧屈伸用屈廢也故小謹者無成功訾訾毀也行者不容
 於衆好掩人之善揚人之短訾毀人行自獨卑藏
 缺者不為衆人所容體大者節疏踈距者舉遠疏長踈足自
 衆人所容距大也

不覆不過上

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
 過亨利貞言人莫不有過而不欲其大也夫堯舜
 湯武世主之隆也齊桓晉文五霸之豪英也然堯
 有不慈之名天下不以舜有卑父之謗瞽叟降湯
 武有放弑之事殷湯放桀南巢五伯有暴亂之謀
 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秦穆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秦穆是故君子不責備於一
 人方正而不以割廉直而不以切博通而不以訾
 文武而不以責文武備具而不求於一人則任以
 人力任其力所自脩則以道德責人以人力易償
 也自脩以道德難為也難為則行高矣易償則求

淮南子解 也論訓十三

瞻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半圭曰璜夏后氏之珍玉也考環釁也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夜光之珠有似月光故曰明月類譬若絲之結類也然而天下寶之者何也其小惡不足妨大美也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脩而求得其賢於天下則難矣夫百里奚之飯牛伊尹之負鼎伊尹負鼎以干湯卒太公之鼓刀太公河內汲人甯戚之商歌其美有存焉者矣衆人見其位之卑賤事之滄辱而不知其大畧以為不肖及其為天子三公而立為諸侯賢相乃始信於異衆也夫發于鼎俎之間出于屠酤之肆肆列也解于累繼之中興于牛領

此以下又見人之難知惟若人能知之若亂所謂不可執也

合之下洗之以湯沐被弗之以燿淮火立之于本朝之上倚之于三公之位燿火取火於日之官也周禮司燿掌行火之政令火所以後除不祥也立置也本朝國朝也內不慙於國家外不愧於諸侯符勢有以內合於君故未有功而知其賢者堯之知舜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為是釋度數而求之於朝肆草莽之中其失人也必多矣為上自任耳自聰明以得賢人之故不復用度量之術取人而亟求賢於朝肆之列草莽之中失以人必多矣何可言求賢也何則能效其求而不知其所以取人也夫物之相類者世主之所亂惑也嫌疑肖象者衆人之所眩耀肖象似也故狠者類知而非知

佳句為以解 也論川十三 二十

狠者自用，像。愚者類仁而非仁。愚者不能斷割，有
有知非真知。愚者類仁而非仁，似於仁，非真仁也。
驚者類勇而非勇。驚者不知畏，危難使人之相去
也。若玉之與石，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
芴蕪之與藁本也，蛇牀之與麋蕪也，此皆相似者。
言其相類，但其芳臭不同，猶小
人類，君子但求其仁，與不仁異也。故劍工感劍之似
莫邪者，唯歐冶能名其種。歐冶良
工也。玉工眩玉之似
碧盧者，唯猗頓不失其情。碧盧或云砮砮，猗頓魯
之富人，能知玉理，不失
其情。闇主亂于姦臣，小人之疑君子者，唯聖人能
見微以知明，故蛇舉首尺而脩短可知也。象見其
牙而大小可論也。薛燭庸子見若狐甲於劍而利

聖人之知人
如是

鈍識矣。薛齊邑燭庸
氏子，通利劍。史兒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嘗
一哈惡水而甘苦知矣。史兒易牙，齊之
知味者也，哈，口也。故聖人
之論賢也，見其一行而賢不肖分矣。孔子辭廩丘
終不盜刀鉤。廩丘，齊邑，魯公養孔子以言，未見
從道未得行，不欲虛祿，辭而不受，故
不復利人。許由讓天子終不利封侯。許由，隱者，陽
成，人堯欲以
天下與之，洗
耳而不就。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
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所害也。由此
觀之，見者可以論未發也。而觀小節足以知大體
矣。故論人之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施，窮
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貧則觀其所不

此言知人之
法

圭角為制解
聖論訓廿三
五

又可謂有知
人之道

取視其更難以知其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財貨以論其人振以恐懼以知其節則人情備矣古之善賞者費少而勸衆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予者用約而為德善取者入多而無怨趙襄子圍於晉陽罷圍而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為賞首左右曰晉陽之難赫無大功今為賞首何也智伯求地於趙襄子不與智伯率韓魏以圍之三月不克趙氏之臣張孟談者與韓魏通謀反智伯而殺之張孟談之力也襄子曰晉陽之圍寡人社稷危國家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唯赫不失君臣之禮故賞一人而天下為忠之臣者莫不願忠於其君此賞少而勸

善者衆也齊威王設大鼎於庭中而數無鹽令曰子之譽日聞吾耳察子之事田野蕪倉廩虛圉圍實子以姦事我者也乃烹之齊以此三十二歲道路不拾遺此刑省姦禁者也秦穆公出遊而車敗右服失馬失馬中野人得之穆公追而及之岐山之陽野人方屠而食之穆公曰夫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者傷人吾恐其傷汝等徧飲而去之處一年與晉惠公為韓之戰處一年者謂飲食肉人酒秦納已之路秦與兵伐晉戰於晉地韓原也晉師圍穆公之車梁由靡扣穆公之駟獲之梁由靡晉大夫扣獲穆公食馬肉者三

上叙幾人又
結此聖人之
亦以小而飾
天也

百餘人皆出死為穆公戰於車下遂克晉虜惠公
以歸此用約而為得者也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
不足令有罪者出犀甲一戟犀甲取其堅也戟車
戟也長丈六尺犀或
有輕罪者贖以金分輕小也以金分
出
也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箭十二
為束也百姓皆說乃矯
箭為矢治箭之笄
在者也鑄金而為刃刃五寸也刀以伐
劍矛戟矢也以伐
不義而征無道遂霸天下此入多而無怨者也故
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善因民之所惡而禁姦故
賞一人而天下譽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
不費至刑不濫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

善不在感
於利聖賢
博論未復歸
於聖人之道
治天下然使
天下為善而
不為惡有道
存焉

官服其名也魯之誦人孔子子產誅鄧析而鄭國
相魯七日誅之於東觀之下子產誅鄧析而鄭國
之姦禁也子產誅之故姦禁以近諭遠以小知大
也故聖人守約而治廣者此之謂也天下莫易於
為善而莫難於為不善也為善爭身無欲信仁而
已順其天性故易為為
不善貪欲無厭毀人
自戾戾其天性故難所謂為善者靜而無為也所
謂為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適情辭餘無所誘惑循
性保真無變於已故曰為善易越城郭踰險塞姦
符節盜管金篡弒矯誣非人之性也故曰為不善
難姦私亦盜也符節成信也而盜取之管壯籥金
葉印封亦所以為信也固閉藏也篡弒下謀上也
矯擅作君命誣以惡覆人也今人所以犯囹圄之
皆非人本所受天之善性也

注詞為小年

卷之四十一

三

罪而陷於刑戮之患者由嗜慾無厭不循度量之故也何以知其然天下縣官法曰發墓者誅竊盜者刑此執政之所司也夫法令者網其姦邪勒率隨其蹤跡勒上問也無愚夫蠢婦皆知為姦之無脫也犯禁之不得免也然而不材子不勝其欲蒙死亡之罪而被刑戮之羞然而立秋之後司寇之徒繼踵於門而死者市之人血流於路何則惑於財利之得而蔽於死亡之患也夫今陳卒設兵兩軍相當將施令曰斬首拜爵而屈撓者要斬然而隊階之卒皆不能前遂斬首之功遂成也而後被要斬之

唯聖不惑于嗜慾

罪是去恐死而就必死也故利害之反禍福之接不可不審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自投於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惑於恐死而反忘生也故人之嗜慾亦猶此也齊人有盜金者當市繁之時至撥而走勒問其故曰而盜金於市中何也繁衆也故猶意也對曰吾不見人徒見金耳志所欲則忘其為矣是故聖人審動靜之變而適受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靜得則患弗過也受與適則罪弗累也好憎理則憂弗近也喜怒節則怨

人當以度量
儉約自處則
無害

弗犯也故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福其有弗棄非
其有弗索常滿而不溢恒虛而易足虛無欲也今夫雷
溜水足以溢壺溢涓而江河不能實漏卮故人心
猶是也自當以道術度量食充虛衣御寒則足以
養七尺之形矣若無道術度量而以自儉約則萬
乘之勢不足以爲尊天下之富不足以爲樂矣孫
叔敖三去令尹而無憂色爵祿不能累也荆欒非
兩蛟夾繞其船而志不動怪物不能驚也聖人心
平志易精神內守物莫足以惑之夫醉者俛入城
門以爲七尺之閨也起江淮以爲尋常之溝也酒

和欲之爲人
性亦若此

常人之見
聖人異

聖人之見
不與俗人
同故假
此以立威
於天下

濁其神也怯者夜見立表以爲鬼也見寢石以爲
虎也懼揜其氣也揜奪也又况無天地之怪物乎夫
雌雄相接陰陽相薄羽者爲雛鷺如毛者爲駒犢
柔者爲皮肉堅者爲齒角人弗怪也水生蠶籠蜃
甚山生金玉人弗怪也老槐生火久血爲磷磷人
弗怪也血精在地暴露百日則爲山出鳴交陽陽
山精也人形長大面黑色水生罔象水之精也國
身有毛若反踵見人而笑也木生畢方木之精也狀如鳥青色井生墳羊土
精也魯季子穿井獲赤脚一足不食五穀人怪之聞見鮮而識物淺也
天下之怪物聖人之所獨見利害之反覆知者之

所獨明達也同異嫌疑者世俗之所眩惑也夫見不可布於海內聞不可明於百姓是故因鬼神機祥而為之立禁機祥吉凶總形推類而為之變象也禁戒也何以知其然也世俗言曰饗太高者而彘為上牲木高祖也一曰上畜葬死人者裘不可以藏相戲以刃者太祖輶其肘也枕戶樛而卧者鬼神蹠其首此皆不著於法令而聖人之所不口傳也夫饗太高而彘為上牲者非彘能賢於野獸麋鹿也而神明獨饗之何也以為彘者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也故因其便以尊之裘不可以藏者非能其綿

綿曼帛溫煖於身也世以為裘者難得貴賈之物也曼帛細帛也裘狐之屬也故曰貴賈之物而不可傳於後世無益於死者而足以養生故因其資以饗之資用也相戲以刃太祖輶其肘者夫以刃相戲必為過失過失相傷其患必大無涉血之讐爭忿鬪而以小事自內於刑戮愚者所不知忌也故因太祖以累其心累恐也枕戶樛而卧鬼神履其首者使鬼神能玄化則不待戶牖之行若循虛而出入則亦無能履也虛孔也夫戶牖者風氣之所從往來而風氣者陰陽相掬角也離者必病也離遭也故託鬼神以伸誠之

淮南子解 凡論訓十卷 卷六

世聖人教人之意

也凡此之屬皆不可勝著於書策竹帛而藏於官
府者也故以機祥明之為愚者之不知其害乃借
鬼神之威以聲其教所由來者遠矣而愚者以為
機祥而狠者以為非唯有道者能通其志今世之
祭井竈門戶箕帚臼杵者非以其神為能饗之也
恃賴其德煩苦之無已也是故以時見其德所以
不忘其功也觸石而出履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
下者唯太山崇終也日且至赤地三年而不絕流
澤及百里而潤草木者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
祭之故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牛其死也葬

以大車為薦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况人乎此聖
人所以重仁襲恩襲亦重也故炎帝於火而死為竈炎帝
神農以火德王天下禹勞天下而死為社勞天下謂
下死託祀於龍神稷周也託祀於后稷作稼穡而死為稷稷周羿除天下
之害而死為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羿堯時之諸
侯河伯溺殺入羿射其左目風伯壞人屋室羿射中其膝又誅
九嬰竄竄之屬有功於天下故死託於祀宗布祭
田為宗布謂出也一日今人室中所北楚有任俠
者其子孫數諫而止之不聽也縣有賊大搜其廬
事果發覺夜驚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為
之戰得免而遂反語其子曰汝數止吾為俠今有

淮南子卷之九

常人不明利
害及復亦
蓋矣

淮南子列解 沈論言十三
難果賴而免身而諫我不可用也知所以免於難
而不知所以無難論事如此豈不惑哉宋人有嫁
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私藏
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易其子聽父之計竊而藏
之若公知其盜也遂而去之其父不自非世而反
得其計知為出藏財而不知藏財所以出也為論
如此豈不勃哉今夫就楚載者救一車之任極一
牛之力為軸之折也有加轆軸其上以為造不知
軸轆之趣軸折也楚王之佩玦而逐竟免為走而
破其玦也因珮兩玦以為之豫兩玦相觸破乃逐

前及復廣譬
又總歸結洽
與道在聖人
得之
前事種種說
也

人以天道至
利而萬物仰
帝主得之則
與同矣亦結
前意

疾亂國之治有似於此夫鷓目大而豚不若鼠蚘
足衆而走不若蛇物固有大小不若小衆不若少者
及至夫彊之弱弱之彊危之安存之亡也非聖人
孰能觀之大小尊卑未足以論也唯道之在者為
貴何以明之天子處於郊亭則九卿趨大夫走坐
者伏倚者齊當此之時明堂大廟懸冠解劍緩帶
而寢非郊亭大而廟堂狹小也至尊居之也天道
之貴也非特天子之為尊也所在而衆仰之夫蟻
蟲鵲巢皆嚮天一者至和在焉爾帝者誠能包稟
道合至和則禽獸草木莫不被其澤矣而况兆民

乎

此頁文字極其模糊，似有篆書或隸書殘存，但難以辨認。依稀可見一些字樣，如“天”、“地”、“人”等，但均不清晰。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四

漢河東高誘注

詮言訓

詮就也就萬物之指以言其徵事
之所謂道之所依也故曰詮言也

洞同天地渾沌為樸未造而成物謂之太一太一元神

總萬物者同出於一所為各異有鳥有魚有獸謂之分

物方以類別物以羣分性命不同皆形於有隔而

不通分而為萬物莫能及宗謂及已之性故動而

為之生死而為之窮皆為物矣非不物而物物者

也物物者亡乎萬物之中不物之物恍惚虛無物

在萬物之中也稽古太初人生於無形於有形而制於

天下事物司
歸一理聖人
得其神餘
非所尚也
者虛而無為
也中間反復
博喻咸不出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四

物能反其所生若未有形謂之真人真人者未始
 分於太一者也聖人不為名尸也尸主不為謀府不
 為事任不為智主藏無形行無迹遊無朕也朕兆不
 為福先不為禍始保於虛無動於不得已欲福者
 或為禍欲利者或離害故無為而寧者失其所以
 寧則危無事而治者失其所以治則亂星列於天
 而明故人指之義列於德而見故人視之人之所
 指動則有章人之所視行則有迹動有章則詞行
 有迹則議故聖人揜明於不形藏迹於無為王子
 慶忌死於劍王子慶忌者吳王僚之弟子闔閭弒
 僚慶忌勇健亡在鄭闔閭畏之使要

離刺也并死於桃楮楮木杖以桃木為之以擊殺
 慶忌自是以來鬼畏桃也楮音棒
 子路植於衛蘇秦死於口人莫不貴其所有而賤
 其所短然而皆溺其所貴而極其所賤所貴者有
 形所賤者無朕也故虎豹之彊來射鰕元鰕之
 捷來措人能貴其所賤賤其所貴可與言至論矣
 自信者不可以誹譽遷也知足者不可以勢利誘
 也故通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為人性之無
 也為通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通於道者物
 也也莫不足滑其調詹何曰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
 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矩不正不可以為方規

不正不可以為員身者事之規矩也未聞枉已而
 能正人者也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性則治
 道通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治心術則不妄喜怒
 理好憎則不貪無用適情性則欲不過節不惑禍
 福則動靜循理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不貪無用
 則不以欲用害性欲不過節則養性知足凡此四
 者弗求於外弗假於人反已而得矣天下不可以
 智為也不可以慧識也不可以事治也不可以在
 附也不可以強勝也五者皆人才也德不盛不能
 成一焉德立則五無始五見則德無位矣五事皆見而德

無所論為治
 之道最關本
 體最切日用
 有志于天下
 國家者得是
 說而存可幾
 而理矣
 二句亦是見
 道之見

無所故得道則愚者有餘失道則智者不足度水
 而無游數雖強必沉有游數雖靡必遂又况託於
 舟航之上乎為治之本務在於安民安民之本在
 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
 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反
 者道之索也虛者道之舍也能有天下者必不失
 其國能有其國者必不喪其家能治其家者必不
 遺其身能脩其身者必不忘其心能原其心者必
 性之本在於去載去浮華載於亡者其去載則虛虛則平平
 不虧其性能全其性者必不惑於道故廣成子曰

男自得之
說於未
老氏策自

慎守而內周閉而外廣成子黃多知為敗毋視毋
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不得之已而能知彼者未
之有也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能成霸王者必得
勝者也能勝敵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
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
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也強勝不若已者至於與
同則格言人力能與已力同也柔勝出於已者其
力不可度故能以衆不勝成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善游者不學刺舟而使用之勁筋者不學騎馬而
便居之輕天下者身不累於物故能處之泰王亶

也
以柔勝者

此段議論亦
本聖人恭已
無為執簡御
頌之說來却
說得玄虛子
所以不可見
之實用

父處邪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珠玉而不聽乃謝
耆老而徙岐周百姓携幼扶老而從之遂成國焉
推此意四世而有天下不亦宜乎四世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無
以天下為者必能治天下者霜雪雨露生殺萬物
天無為焉猶之貴天也厭文搔騷法治官
理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尊君也厭持也辟地墾章者
后稷也決河濬江者禹也聽獄制中者臯陶也有
聖名者堯也故得道以御者身雖無能必使能者
為已用不得其道伎藝雖多未有益也方船濟乎
江有虛舟從一方來觸而覆之雖有伎心必無怨

淮南子卷之四
全書訓十四卷
日

色有一人在其中一謂張之一謂歛之持舟楫者
歛遠岸再三呼而不應必以醜聲隨其後向不怒
為張也而今怒向虛而今實也人能虛已以遊於世孰能
謂近岸為訾之釋道而任智者必危棄數而用才者必困有
以欲多而亡者未有以無欲而危者也有以欲治
而亂者未有以守常而失者也故智不足免患愚
不足以至於失寧守其分循其理失之不憂得之
不喜故成者非所為也得者非所求也入者有受
而無取出者有授而無予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
生者弗德所殺者非怨則幾於道也嗟人不為可

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已也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
譽已也不能使禍不至信已之不迎也不能使福
必來信已之不攘也攘却禍之至也非其求所至
故窮而不憂福之至也非其求所成故通而弗矜
矜自伐知禍福之制不在於已也故閑居而樂無
其功也為而治嗟人守其所以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
無則所有者亡矣脩其所有則所欲者至故用兵
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治國者先為不
可奪以待敵之可奪也舜修之歷山而海內從化
文王修之岐周而天下移風使舜趨天下之利而

有為者不若
不為之應

忘脩己之道身猶弗能保何尺地之有故治未固
 於不亂治不亂之道而事為治者必危行未固於
 無非而急求名者必剝也福莫大無禍利莫美不
 變動之為物不損則益動有為也不成則毀不利則病
 皆險也險言危難道之者危故秦勝乎戎而敗乎
 殺秦穆公勝西戎楚勝乎諸夏而敗乎栢莒楚昭王服
 諸夏而吳敗之栢莒春秋作舉故道不可以勸而就利者而可
 以寧避害者故常無禍不常有福常無罪不常有
 功聒人無思慮無設儲來者弗迎去者弗將將送也
 人雖東西南北獨立中央故處衆枉之中不失其

如淮南論權
 權之理最詳
 而此又歸之
 天理可謂不
 動乎道然卒
 以反見謀安
 在其能言哉

聖人能及道
 而天下莫知
 是之謂神

直天下皆流獨不離其壇域故不為善不避醜遵
 天之道不為始不專已循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
 與天為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不求所無不
 失所得內無旁禍外無旁福禍福不生安有人賊
 為善則觀衆人之所觀也為不善則議觀則生貴議則生
 患故道術不可以進而求名而可以退而修身不
 可以得利而可以離害故聒人不以行求名不以
 智見譽法脩自然已無所與慮不勝數行不勝德
 事不勝道為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
 無不通與道爭則凶故詩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

不能及道者
與聖人相反

有智而無為與無智者同道有能而無事與無能者同德其智也告之者至然後覺其動也使之者至然後覺其為也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道理為正也故功蓋天下不施其美澤及後世不有其名道理通而人偽滅也名與道不兩明人受名則道不用道勝人則名息矣道與人競長童人者息道者也章明也人童道息則危不遠矣故世有聖名則衰之日至矣欲尸名者必為善欲為善者必生事事生則釋公而就私貨數而任已欲見譽於為善而立名於為質則治不脩故而事不須時治

善于有為者
皆有心有言
者也故不能
及道

不脩故則多責事不須時則無功責多功鮮無以塞之則妄發而邊當妄為而要中功之成也不足以更責也更償也事之敗也不足以弊身故重為善若重為非而幾於道矣天下非無信士也臨貨分財必探籌而定分探籌提也以為有心者之於平不若無心者也天下非無廉士也然而守重寶者必關戶而全封以為有欲者之於廉不若無欲者也人舉其疵則怨人舉說已之鑑見其醜則善鑑也鏡見人之好醜人能接物而不與已焉則免於累矣而不與已若鏡人公孫龍察於辭而留名以白馬形而不有好憎也

淮南子

全言訓

七

用巧不若自

湯武之王亦自然之遇也

非馬水不寒炭不熟鄧析巧辯而亂法鄧析教鄭人
以訟不俱
回子產蘓秦善說而亡國由其道則善無章脩其
誅之也
理則巧無名故以巧鬪力者始於陽常卒於陰知
巧之所施始之於以慧治國者始於治常卒於亂
陽善終於陰惠也
使水流下孰弗能治激而上之非巧不能故文勝
則質揜邪巧則正塞之也德可以自脩而不可以
使人暴道可以自治而不可以使人亂雖有聖賢
之寶不遇暴亂之世可以全身而未可以霸王也
湯武之王也遇桀紂之暴也桀紂非以湯武之賢
暴也湯武遭桀紂之暴而王也故雖賢王必待遇

遇者能遭於時而得之也非智能所求而成也君
子脩行而使善無名布施而使仁無章故士行善
而不知善之所由來民瞻利而不知利之所由來
故無為而自治善有章則士爭名利有本則民爭
功一爭者生雖有賢者弗能治故聖人揜跡於為
善而息名於為仁也外交而為援事大而為安不
若內治而待時凡事入者非以寶幣必以卑辭事
以玉帛則貨殫而欲不厭卑體婉辭則論說而交
不結約束誓盟則約定而反無日反背雖割國之
錙錘以事人六兩曰錙而無自恃之道不足以為

蓋其在彼而
願其在己即
道行實也

全若誠外釋交之策而慎脩其境內之事盡其地
力以多其積厲其民死以牢其城上下一心君臣
同志與之守社稷數死而民弗離則為名者不伐
無罪而為利者不攻難勝此必全之道也民有道
所同道有法所同守為義之不能相固威之不能
相必也故立君以一民君執一則治無常則亂君
道者非所以為也所以無為也何謂無為智者不
以位為事勇者不以位為暴仁者不以位為患何
謂無為矣天無為則得於一也一也者萬物之本
也無敵之道也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暴強老

一者虛而無
為也即即而
聖人所能者

也
聖人所能者

則好利一身之身既數變矣 又況君數易法國
數易君人以其位通其好憎下之徑衢不可勝理
故君失一則亂甚於無君之時故詩曰不愆不忘
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君好智則倍時而任已棄數
而用慮天下之物博而智淺以淺瞻博未有能者
也獨任其智失必多矣故好智窮術也好勇則輕
敵而簡備自負負而辭助自負自恃也辭助不受傍人之助也一人
之力以圖強敵不救衆多而專用身才必不堪也
故好勇危術也好與則無定分上之分不定則下
之望無止若多賦歛實府庫則與民為讐少取多

佳尚鳥羽解

全言訓

五

任者自任
不在人也

勝心則不富
雅野能執

與數未之有也故好與來怨之道也仁智勇乃人
之美木也而莫足以治天下由此觀之賢能之不
足任也而道術之可脩明矣嗟人勝心心者欲之
人止欲故勝其心而所以百姓為心也眾人勝欲心欲之而君子行正
氣小人行邪氣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
繫於物者正氣也推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
不顧後患者邪氣也邪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
可兩立一置一廢故嗟人損欲而從事於性目好
色耳好聲口好味接而說之不知利害嗜慾也食
之不寧於體聽之不合於道視之不便於性三官

交爭三官三關謂以義為制者心也割痤疽非不
痛也飲毒藥非不苦也然而為之者便於身也渴
而飲水非不快也饑而大飧非不贍也然而弗為
者害於性也此四者耳自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為
之制各得其所由是觀之欲之不可勝明矣凡治
身養性節寢處飾飲食和喜怒便動靜使在己者
得而邪氣因而不生豈若憂瘕疝之與瘰癧之發
而豫備之哉夫兩牛之鬪沸而蠅蚋弗敢入兩牛
牛之崑山之玉璜崑山崑崙而塵垢弗能汚也嗟
鼎也人無去之心而心無醜無取之美而美不失故祭

聖人雖勝心
不勝欲然以
任其自然不
求其功而功
自成謂之無
為亦可也

祀思親不求福饗賓脩敬不思德唯弗求者能有
之言不求而處尊位者以有公道而無私說故稱
尊焉不稱賢也有大地者以有常術而無無詐寒謀
故稱平焉不稱智也內無暴事以離怨於百姓外
無賢行以見忌於諸侯上下之禮襲而不離而為
論者莫然不見所觀焉此所謂藏無形者非藏無
形孰能形形形而言三代之所道者因也故禹決
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種樹穀因地也湯武平暴亂
因時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霸王可受而不可
求也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未有

不用智力
而賢于智
力遠矣

使人無智者有使人不能用其智於己者也未有
使人無力者有使人不能施其力於己者也言已不能
使人無智力但能使使人無智力但能使此兩者常在久見故君賢不
見諸侯不備不肖不見則百姓不怨百姓不怨則
民用可得諸侯弗備則天下之時可承若湯武承
事所與眾同也功所與時成也聖人無焉故老子
曰虎無所措其爪兕無所措其角蓋謂此也鼓不
滅於聲故能有聲鏡不沒於形故能有形金石有
聲弗叩弗鳴管籥有音弗吹無聲聒人內藏不為
物先倡事來而制物至而應飾其外者傷其內失

淮南鴻烈解

全言訓十四卷

十一

聖人執其一而天下自取
足于聖人猶天地日月然

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蔽其質無須更忘為質者必困於性常思為質不修自然則性困也百步之中不忘其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傷骨骸鶴鷹一舉千里則形如塵芳以其翻枝葉美者害根莖能兩美者天下無之也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百姓穿戶鑿牖自取照焉地有財不憂民之貧也百姓伐木芟草自取富焉至德道者若丘山塊然不動行者以為期也行道之人指以為期直已而足物已山也言山特自生萬物以足百姓不為百姓故生之也不為入贛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寧而能久天地無予也故無奪也日月無德也故無怨也喜得者必多

怨喜予者必喜奪唯滅迹於無為而隨天地自然者唯能勝理理事理情欲也而為受名名興則道行道行則人無位矣故譽生則毀隨之善見則怨從之利則為害始福則為禍先唯不求利者為無害唯不求福者為無禍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喪其霸故國以全為常霸王其寄也身以生為常富貴其寄也能不以天下傷其國而不以國害其身者為可以託天下也言不貪天下之利不故可以天下託也知道者釋其所已有而求其所未得也苦心愁慮以行曲故福至則喜禍至則怖布神勞於謀智遽

淮南子解

全言州一

十一

狂生不知道
之無為而
而為之者

於事禍福萌生終身不悔已之所生乃反愁人禍
皆生於已不喜則憂中未嘗平持無所監謂之狂
非旁人也持無所監所監者人主好仁則無功者賞有罪
生非玄德故為狂生者釋好刑則有功者廢無罪者誅及無好者誅而
無怨施而不德放準循繩身無與事若天若地何
不覆載故合而舍之者君也制而誅之者法也民
已受誅怨無所滅謂之道道勝則人無事矣聖人
無屈奇之服屈短奇長也服之無瑰異之行服不
視其所服衆行不觀言不議通而不華窮而不儻
榮而不顯隱而不窮異而不貞怪容而與衆同無

非聖賢之
彼自為一家
言也

以名之此之謂大通升降揖讓趨翔周遊不得已
而為也非性所有於身情無符檢情無符檢行所
不得已之事揖讓者不而不解構耳豈加故為哉
豈故者適時宜而故不得已而歌者不事為悲不
制禮非故為也得已而舞者不矜為麗歌舞而不事為悲麗者皆
無有根心者中無根心善博者不欲牟博者慕不
不恐不勝平心定意捉得其齊齊得其行由其理
雖不必勝得籌必多何則勝在於數不在於欲欲
也駒者不貪最先駒競不恐獨後緩急調乎手
御心調乎馬雖不能必先載馬力必盡矣何則先

御心調乎馬雖不能必先載馬力必盡矣何則先

不二之類若
無是故聖人
實

在於數而不在於欲也是故滅欲則數勝棄智則
 道立矣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故木
 之大者害其條水之大者害其深有智而無術雖
 鑽之不雖有智慧鑽之彌有百技而無一道雖
 得之弗能守故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其儀一
 也心如結也君子其結於一乎舜彈五絃之琴而
 歌南風之詩以治天下古琴五絃至周有上伊則
為七絃也南風愷樂之風
 周公散牖如不收於前鍾鼓不解於縣以
 輔成王而海內平匹夫百晦一守白晦之田一
夫一婦守也不
 遑啓處遑暇啓
開也無所移之也以一人兼聽天下日

有餘而治不足使人為之也處尊位者如尸守官
 者如祝宰尸雖能剝狗燒瓊弗為也弗能無虧不
能治狗事且且之列次黍稷之先後雖知弗教也
 弗能無害也不能祝者不可以為祝無害於為尸
 不能御者不以為僕無害於為佐故位愈尊而身
 愈佚身愈大而事愈少譬如張琴小絃雖急大絃
必緩無為者道之體也執後者道之容也無為制
 有為術也執後之制先數也放於術則強審於數
 則寧今與人下氏之璧未受者先也求而致之雖
 怨不逆者後也三人同舍一人相爭爭者各自以

淮南子

說言部十四卷

七

善言不知一之害

為直不能相聽一人雖愚必從旁而決之非以智
不爭也兩人相鬪一羸在側羸劣人也助一人則勝救
一人則免鬪者雖強必制一羸非以勇也以不鬪
也由此觀之後之制先靜之勝躁數也倍道棄數
以求苟遇變常易故以知要道過則自非中則以
為候聞行繆改終身不寤此之謂狂有禍則詘有
福則贏有過則悔有功則矜遂不知反此謂狂人
負之中規方之中矩行成獸有謂古乳執羔麋鹿
取其跪乳羣而不黨
止成文文謂威儀文來可以將少而不可以將眾芟菜成
行芟菜小皆瓶甌有堤堤瓶甌下安也量粟而春數米而

簡者一也地之道也

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滌杯而食洗爵而飲
浣而後饋饋進食也可以養家老而不可以饗三軍非
易不可以治大非簡不可以合眾大樂必易大禮
必簡易故能天簡故能地大樂無怨大禮不責四
海之內莫不繫統故能帝也心有憂者筐牀衽席
弗能安也衽柔弱也菰飯糲牛弗能其也菰胡也琴瑟鳴
竿弗能樂也患解憂除然後食其寢寧居安游樂
由是觀之生有以樂也死有以哀也今務益性之
所不能樂而以害性之所以樂故雖富有天下貴
為天子而不免為哀之人凡人之性樂恬而憎憫

也。憫憂樂佚而憎勞心常無欲可謂恬矣形常無事
 可謂佚矣遊心於恬舍形放佚以俟天命自樂於
 內無急於外雖天下之大不足以易其一槩日月
 度而無概於志度隱也概灌也己自隱故雖賤如
 賈雖貧如富大道無形大仁無親大辯無聲大廉
 不嗾大勇不矜矜五者無棄而幾鄉方矣方道也庶幾鄉於道
 也軍多令則亂酒多約則辯亂則降北辯則相賊
 故始於都者常大於鄙始於樂者常大於悲其作
 始簡者其終本必調今有美酒嘉肴以相饗卑體
 婉辭以接之欲以合歡爭盈爵之間反生鬪以飲

多則不一

唯能大歸其小者

爭滿不鬪而相傷三族結怨反其所憎此酒之敗
 也詩之失僻詩者衰世之風也故邪而以僻樂之失
 刺鄉飲酒之樂歌鹿鳴鹿鳴之作君有禮之失責
 禮無性不復有禮無性不復有徵音非無羽聲也羽音非無徵聲
 也五音莫不有聲而以徵羽定名者以勝者也徵音
 之中有羽聲而以徵音名故仁義智勇聖人之所
 備有也然而皆立一名者立一名謂仁義智勇兼以聖人之言言其
 大者也陽氣起於東北盡於西南陰氣起於西南
 盡於東北陰陽之始皆調適相似日長其類以侵
 相遠言陽氣自大寒日月長或熱焦沙或寒凝

淮南鴻烈解

詮言訓士四

十五

一本洞同澤
池之理

此則不物而
無物物者也
一也

淮南鴻烈解

卷之四

十一

水故聖人謹積其所積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
於野而藏於廩見所始則知終矣席之先藿藟
先所從生也樽之上玄樽樽酒器所尊者玄木俎之先生
藿與藟藟也魚祭俎上肴也且之先黍羹木豆謂之且黍羹也此皆大羹不調五味也此皆
不快於耳自不適於口腹而先主貴之貴之而祭宗廟也
先本而後末聖人之接物千變萬軫必有不化而
應化者夫寒之與煖相反大寒地坼水凝矣弗為
衰其暑大熱鑠石流金火弗為益其烈寒暑之變
無損益於已質有之也言人質不可變於火聖常後而不先
常應而不唱不進而求不退而讓隨時三年時去

我先去時三年時在我後無去無就一立其所天
道無親唯德是與有道者不失時與人失時失其時不失其
與人無道者失於時而取人直已而待命時去不
可迎而反也要遮而求合時之去不可追而援也
故不曰我無以為而天下遠不曰我不欲而天下
不至古之存已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不以名移
志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名利充天下足以概
志故兼而能樂靜而能澹故其身治者可與言道
矣自身以上至於荒世亦遠矣身以上從已生以前至於荒世荒世
上古時自死而天地無窮亦消矣從已身死之後至天地無窮消

淮南鴻烈解

卷之四

十一

漫長以數雜之壽雜，匝也。人生子後，憂天下之亂也。
猶憂河水之少泣而益之也。龜三千歲龜吐故納新，故壽三千歲。浮游不過三百浮游，渠畧也。生三百日死。以浮游而為龜，憂養生之具人必笑之矣。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之治，也可與言道矣。君子為善不能使福必來，不為非而不能使禍無至。福之至也，非其所求，故不伐其功，禍之來也，非其所生，故不悔其行。內修極而橫禍至者，皆天也。非人也。故中心常恬漠，累積其德，狗吠而不驚，自信其情，故知道者不惑，知命者不憂。萬乘之主，葬其骸於曠野之中，祀其鬼。

神妙致之理到此方結出本旨

神於明堂之上廟之中，謂明堂也。神貴於形也以人神在堂而形骸野故神制則形從神制，謂情也。情欲使不神窮形勝謂人體躁動勝而去也。聰明雖用必反諸神聰明，雖用於內以守，謂之太沖。沖，調也。明神安而身全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四

